# 寻吾草木

□ 陈东

几十年前，地平线在大平原上不是稀罕物。荒凉的空洞近乎疯狂地吞噬着天地。尤其酷夏，它在烈日下斑秃成一片片花白，散发着湿热的碱味。可如今你再看，黄河两岸或远或近、站成山岗的杨树林，还有满眼绿油油的灌木，遮蔽了记忆里的地平线，一层又一层。我试图穿越那道防线，寻到的却是又一道防线。那是记忆的挡风墙，把我的过去和现实隔绝成两个平行世界。

四季变幻，大平原如风之歌者，不语而乐。秋收冬藏，先贤们口中的《千字文》，皆是与大地的呓语，或者与万物生灵的促膝长谈。

北斗七星闪耀，弯月都懒得爬上来时，我的体温接近大地。秋风中，泥土和落叶混合的气息，是经久陈酿的岁月积淀。大河活活，不着边际地收复所有情感，正应了弘一法师的四字偈语：悲喜交集。我在某个清冷的冬夜里伫立黄河边，在一棵老杨树前死守相机四个小时，只为探索天地之间斗转星移的佐证。清晨时分，我的双脚冻僵，棉皮鞋上挂满了霜。相机终于熬光了最后一块电池，划出满屏的星轨。被记录下来的，不过是这颗星球与宇宙存在的瞬间。而被定格的画面，便是我曾与时间邂逅的唯一佐证。

《齐物论》子游曰：“地籁则众窍是已，人籁则比竹是已，敢问天籁。”子綦曰：“夫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谁邪？”庄子考究声音来源于风，最捉摸不定的空。地籁发于空窍，人籁发于竹管，可天籁却是万物众生的共鸣。

有人说庄子《齐物论》讲的是万物归根结底是相同的，愚见以为并不一定正确。无论是五行学说，还是现代的元素列表，都是在说，万物由不同的关系和结构形成万物，而非简单地眉毛胡子一把抓。所谓齐物的“齐”应该是整理、梳理的意思，是说要理顺万物之间的关系，只有找到其中的关系，才能真正“齐物”。可叹，滚滚红尘几人又能做到？

海德格尔把所有问题都归于二元论，认为万事万物都是矛盾的，简单说，如果有1，就一定有0；如果有正，就一定有负。假如我恰巧陷入这样一个误区当中，那么就注定我今生不敢再打破界限，不敢再创新突破。换句话说，二元论会成为我思考的枷锁，它会禁锢住自我打破平衡的勇气，惫懒于“非此即彼”的选择状态。

于是，我必须时刻警惕地告诫自己，保持清醒，切莫站在生灵的对立面，认清自己的渺小，方能看到宇宙的浩瀚。就好像春天时去找春天，花香时停下旅行的脚步，思念某个人时就一定要去到她身边一样。所有感性的认知就在那里，你非要走一段理性的路重新找到它，结果可想而知，你找到的，绝不是你想要的。

就在其中，何寻不见？既融其质，何愁不见？

四十岁时，我再去看黄河，不再是嬉戏于脚下肥嘟嘟的泥滩，不再是欣赏宽阔和宏大，不再是赞扬豪迈和雄壮，而仅仅是敬佩它缓缓的样子。只有这样一条大河，才会毫无顾忌地容忍所有错误。那些迟疑、犹豫和不果断，是一个孩子才犯的错，在内心深处丛生如草莽一片，如今都成了我——一个忏悔之人的自白书。

不执念，不迟疑，不放弃，当我看清前路，双手不自觉地抚摸路旁的草木。它们也抚摸我，老朋友一样牵我的手，一次又一次。这该是我与一个又一个生命的交集，短暂得只有一瞬间，漫长得长过一生的缘。

大平原的积淀，成就千年沧海桑田。这一幕与上一幕隔绝数十年，又仿佛恍如隔世。时光从来不曾有过准确的计量，有时快些，有时慢些，有时充满了幻术，有时又是波澜不惊，慵懒不堪。

草木之爱，文字般若。我翻开多年尘封的记忆发现，它明明是草木在我心底生发出的——大平原。

# 漂移的草帽

□ 王中春

那一年，眼看着，麦子就熟了。秀芬站在地头，凝望着眼前金黄色的麦浪，犯愁了。都说庄户人盼到庄稼丰收是件高兴的事，可此时的秀芬却一点儿也高兴不起来，心想：“这麦子可咋收啊？”急得秀芬直跺脚。

往年她是不会犯愁的，甭说这一亩半地的麦子，就是再多出一倍，她也不会觉着是个事儿。丈夫大贵是干农活的一把好手，用不了一天就会割完。大贵仿佛有使不完的劲，那把锋利的镰刀在他手里一拉一伸，麦子瞬间就被割倒一大片。有时大贵也会停下来，摘下草帽扇几下，然后走到她跟前，从背后腰带上抽下掖在里面的毛巾，轻轻为她擦拭脸上的汗水，再擦一下自己的脸，那场面很是温馨。回家吃完饭再来干，大贵就会开着三轮车拉着她，虽然道路不好走，但她仍然愿意坐在车斗里。割完了，她负责往车跟前搬运捆好的麦捆儿，大贵负责装车，每年总是不觉得累，麦季就过去了。

而今年没想到大贵出了事，山里又使不上收割机，眼看到手的麦子割不了，这可咋办呢？

大贵人缘好，好帮工，不是今天帮东家拉粪拉土拉庄稼，就是明天帮西家运草运柴运粮食，人又没有架子，村里不管是谁家里有事，他从不含糊。本来出事那天，是能避免的，可偏偏没避免了，也许命该如此吧。那还是三月，三娃家盖屋垫场子还差几车土，三娃就来找大贵帮忙，本来可以不去的，因为那天正好是他岳父七十大寿，头几天两人是说好了的，一同带着孩子去给岳父祝寿，可没想到三娃一来，大贵就改变了主意，说是要去帮工。秀芬吃了一惊，说：“你咋能去帮工呢？不是说好带孩子去给他姥爷祝寿吗？”大贵说：“刚才你没看到三娃的表情吗？好不容易来问咱一回，咱不去，人家多没面子。”秀芬想想也是，便不再言语。大贵随后开车就去了。本来五六车土的事，一上午就拉完了，可就在最后一车出事了。在下坡拐弯的时候，前轮突然没了气，车一下子栽进深沟里。虽然命是保住了，可大贵却断了一条腿，住了一个多月的医院，到现在还是不能下地干活儿。眼下麦子又熟了，秀芬一个女人，还挺着个大肚子，能不着急吗？女人就爱哭鼻子，秀芬也不例外，这不泪水又模糊了她的双眼。

待她抬手抹了一把泪，再仰头往对面地里看的时候，却惊呆了：随着一阵麦浪翻滚，她隐约看到对面的麦田里，好像有几顶草帽在漂移，像是有人在割麦。她慌了，急忙走过去细看，的确有人在割麦，是茂林大叔、桂花婶，还有四喜、二旦，秀芬纳闷了：“你们？”大伙也看到了秀芬，都停下手。茂林大叔说：“孩子，你咋来了？”秀芬更加疑惑了：“你们这是？”桂花婶忙上前一步，说：“孩子，大伙怕你着急，就商量着先帮你家割麦子。”说话间，三娃拉着地排车和他爹，还有刚过门的新媳妇也匆匆赶来。一边走，三娃爹还一边说：“快走，你茂林大叔他们早都来了。”秀芬心里一热，赶忙上前问：“大叔，你们咋也来了？”“唉！”三娃爹叹口气，说：“都是俺家连累你了，要不是大贵帮俺家拉土，他也不会摔伤。”

说着，三娃爹操起镰刀跟随三娃两口子弯腰割起麦来。秀芬说：“大叔，你这是说的哪里话，是俺家拖累你们了。”茂林大叔笑了，说：“好啦！一家人不说两家话，都是你和大贵心肠好，整天不是帮这家就是助那家的，我们帮你家干这点活不算啥。”说罢，茂林大叔也操起了镰刀。

众人拾柴火焰高，很快麦子又被割倒一大片。随着大伙躬着的身子一起一伏，头上的草帽又漂移起来，一顶顶草帽点缀在炎炎烈日下，像一道风景煞是好看。秀芬看着、感动着，眼泪说来又来了。

# 父与子的《平凡的世界》

□ 马士明

五十年的人生中，有一部小说对我影响至深，它就是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这部小说不仅改变了我，也对儿子的成长具有特殊的意义。

十几年中读了五遍，每次都给我新的感动。这部小说激励我不断上进，也对我的人生观、价值观产生了积极影响。它告诉我，一个人首先要热爱生活、热爱生命、有所追求，才能活出精彩、活出自我。

高一辍学后，我进了一个厂子务工，很快，初始的兴奋被繁重单调的车间工作消磨得无影无踪。下班后就是跟工友打扑克、喝酒、混日子，感觉生活单调无聊、一片灰暗，一种痛苦和压抑每天如影随形地跟着我。偶然在一个大集上，我漫无目的地转悠到一个书摊前，从一堆旧书中拿起那本《平凡的世界》，粗略一翻就决定买下来，跟摊主一番砍价，三元买下。接下来的几天里，下班后就扎进书中，当读到孙少平在工地做小工的苦累环境下还坚持夜读，以及他积极面对人生困难情节时，我被深深地触动，自己的工作环境跟他相比要算天壤之别，还抱怨什么呢？读完掩卷，全身油然而生一股莫名的力量，我要告别平庸，一定要振作起来。先是报考了一个企业管理专业的函授班，接着参加了诗歌写作班，又借来一些文史哲方面的书，也开始练习书法，同是平淡的日子也就变得缤纷起来。多年来，读书的习惯一直伴随着我，我也慢慢开始尝试着写作。当稚拙的文字发表在《山东文学》上，多篇散文入选《齐鲁文学作品年展》，被吸纳进市作家协会、省散文学会，又考取了传统文化高级教师证时，内心无不在感念着那部小说。

在被同学骗贷、失业、车祸等种种遭遇降临在我身上时，我仍能从容面对，微笑着直面人生，都是得益于这部小说给予我的勇气。小说中，少平把移情别恋的郝红梅偷手帕的丑事化解，把自己的血汗钱资助被包工头欺侮的小翠回乡，金波与牧羊女的纯真爱情、向前对润叶的苦恋，晓霞为救洪流中的儿童壮烈牺牲……无数真善美的动人情节感染着我。每读一遍，自己的灵魂就得到一次净化和升华，摒弃“小我”，植入责任和担当。2008年无棣星火义工成立之初，我第一时间加入并负责一个项目组。十四年来，与伙伴们利用节假日做着环保敬老助残助学等力所能及的社会公益活动，擦亮了“星火公益”这张城市名片，也再一次擦亮了我的人生。

儿子15岁生日那天，我买了一套《平凡的世界》送他。他翻看了十几页就放进他的小书架，马上要中考了，每天的课业很紧张。在一次体育活动中，他因意外造成右手掌骨骨折，打了夹板。他一下烦躁起来，日益临近的中考带给他莫大的压力，甚至要放弃考试。在家休养的时间里，心烦意乱的他重新拿起这部小说。我能看得出，随着阅读的进展，他的情绪也日趋平静下来，估计也是被小说中的故事情节所感动。他用毛笔写了“人生能有几回搏，少年心事当拿云”贴在书桌上方，并为自己制定了自学计划，每晚都是在我的催促下才休息。

中考那天，夹板还不能拆除，他请监考老师把笔绑在手上，用左手托扶着，用超过常人几倍的力气，完成答卷。公布成绩的那一天，应是他15岁的人生中最开心的一天吧，他考进了全县前五名，首先打电话告知对他关爱有加的老师们，还有疼爱他的爷爷奶奶。我想，也许就是那一次阅读，让他学会了感恩，也获得一次心灵的成长。随后的高中、大学阶段，他都能做到自律自强，勤奋努力，还积极参加公益活动。大二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哈工大毕业后保送国科大读研，后又攻读博士学位……这些年中，他不仅数次重读这部小说，还买来送给弟弟妹妹们，勉励他们好学上进。

一部作品既是历史，也是文化，作者所塑造的诸多人物形象，已经超越了文学的范畴，从而给读者特别是青年一代以精神的感召、心灵的重塑。正是因为这部小说，让我爱上这个平凡的世界。

# 风从故乡来

□ 王冬良

自2004年接触企业通讯写作，到2016年开始尝试散文写作，2018年学习诗歌创作并对外投稿……我粗略盘点了一下，累计约50万字，一切恍如一场梦，但它又真真实实地存在。床头那一摞摞书籍、荣誉证书，便是最好的证明。

俗话说，水有源，树有根。回首在文学创作上走过的这些年，离不开西王企宣部各位编辑、文友，滨州日报、滨州作协等各位前辈老师的提携、教诲、鼓励。尤其是加入到“大平原”这个大家庭后，在几位特约编辑的敦敦教导、鼓励支持下，我信心满怀，先后创作了26篇稿件在滨州网大平原发表，其中《又见家乡红荆条》《乡村记忆》被特约编辑推荐在大平原文学副刊发表，文章《啥是佩奇》在滨州网发布后，又被滨州日报官方公众号转载、推送。2020年元月获大平原文学创作奖一等奖，今年再一次获奖，内心非常感动。

听王锋老师说，大平原是一个有着37年历史的滨州文学名片。37年来，从“大平原”上起步、成长起来的滨州作家数不胜数，比如我们熟悉的刘庆祥、李登建、许烟华、雪松、长征、时培建等各位老师，还有我最熟识的几位邹平文友，最早发表文学作品的平台都是“大平原”，比如邹平范廷伟老师1986年便在“渤海浪花”上发表诗歌处女作，长篇小说《篱笆挡不住春天》的作者高宪圣先生于1990年1月1日发表散文《醴泉》，之后创作如井喷，西董丁家村王中春老大哥，业余时间酷爱小说创作，2000年1月6日在滨州日报发表小说《工钱》，后来因忙于生计中断了创作，听说“大平原”建了微信群，便积极加入，2019年重拾写作，他说：“文学给我的平凡生活带来了光和热，感谢大平原。”

纵观这些年我写作的“豆腐块”文章，“故乡”“生活”构成了文章的基本元素，爱是永恒的主题，也许因为是文章接地气吧，《黄河水流过我的家乡》《故乡回忆》《风自故乡来》等，阅读量都很高，反响很不错。令我感触最深的是《一封珍藏70年的红色公函》一文，从到渤海革命老区纪念园实地调研、查证烈士信息，到采访烈士后人，从查找“长津湖战役”资料到完成撰稿，再到促成烈士后人将红色信物捐献给滨州市博物馆，足足用了两个月的时间。期间，我思想上也颇受教育，精神上受到了一次洗礼。莫言有他的“高密东北乡”，刘亮程有他的村庄“黄沙梁”，沈从文有“凤凰古城”……我有我的“里则”“黄河”“小庄”“王家庵”，还有数不尽的故乡往事。

“散文要有细节，诗歌要有创新。”大平原上高手众多，写小说的，写散文的，写诗歌的都有。我所写的文章，大多是亲身经历或者是生活感悟，读书的一些心得，算是现学现卖，纪实性多一些，文学性弱一些。幸得特约编辑们不离不弃，悉心指点，用心修改，我把修改前后文章对比了一下，果然增色不少。对于诗歌，我是门外汉。但是发自内心由衷的喜欢，我对自己说“即便不会写，也要有空读一读”。每读一首好诗，心中便会平静许多，许多烦心事随之烟消云散。为此，我保留着十几个读书笔记本子，用来记录一些美好的诗句。我知道，对于一篇文章来说，好题目，好句子，是不可或缺的点睛之笔。我是读着诗歌写散文的一个人。在“滨州诗群”，我经常会读到一些好诗，都是各位老师推荐的精品。

今后的日子里，我将继续多读书，读好书，努力提高文学修养，脚踏实地，为平凡人立传，多创作一些有温度、接地气的精品力作，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的那样——努力把文艺创造写到民族复兴的历史上、写在人民奋斗的征程中。

# 春日帖

□ 苗银芳

拔掉一口病牙后，父亲倒下了
仿佛不能接受疼痛
从他的身体里突然败退
他向我描述着骨头里的刀子
如何发力，以及脚踩棉花的感觉

无法进食的他，那些天
像被抽掉房梁的老屋
屋里偶尔漏进几缕春光
终日聆听他和一堵墙的对话
榻上的呼吸越收越紧
墙壁上每天都会出现新的裂痕

我的心脏，成为一座小小的教堂
看着安静下来的父亲
像一个耐心等待被收走的人

老屋后面是一片田野
鸟鸣啁啾，田垄间跳动着绿火
麻药殆尽时，春雨来临
我就着密密的雨丝继续缝补记忆
我的父亲回归田野
如一粒来自石棺的种子
接受阳光、空气和雨水的调解
然后成为庄稼的一部分

# 老物件

□刘海新

鲁北平原上，呼啸的风
吹不散往事的回忆
带不走那些相互依偎的植物
最怀念故乡的那缕阳光
这些个老物件
已被陈列成岁月的卷轴

次第打开的
还有瘦成思念的诗行
穿越光阴的故事，我寻找
生活的百般滋味，和记忆深处
时代的变迁
这些是乡愁最美的佐证

# 海丰塔下

□董剑

请原谅我，斗胆将视野中
这剑身般笔直的事物
喻作鲁北古文明中，一截
最坚硬的脊骨
之于这片沧桑古地，当古塔
涅槃为无棣的符号
除了大青砖美学的线条
令它充满雄浑质感
还有战火，一层一层

时光叠加着曾经的苦难
才铸就巍然云霄的不可动摇之物
海丰塔下，在这片远古退海之地
我已将目光，披上放任的豪情
请原谅我，斗胆沿着大唐
沿着大地深处根生的沧桑和意志
再次出发
那十三级翘角飞檐，与四十二米塔身
正是献给天空最美的写意

# 小东小西两棵树

□ 张金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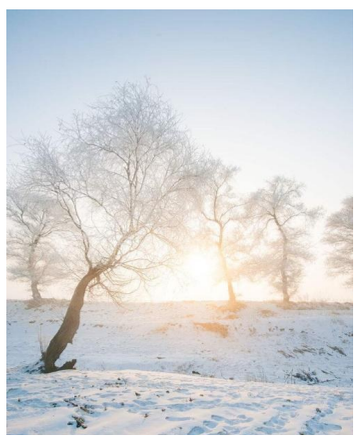
记不清是哪一个夏日的雨天，我在院子正北的花池里栽下两棵百日红，它们高矮胖瘦相差无几。东边一棵叫小东，西边一棵叫小西，我取的名，合在一起就是“小东西”。它们像一对小姐妹，共顶一个大日头，同扎一方小沃土，享受着我的同等呵护。最初两年，它们结伴成长，不分伯仲，只是小西比小东提早几天开花。

几年后，我们发现两个小家伙竟然长出了差距，小东长得树干粗壮，枝繁叶茂，春夏时节，它花团锦簇，清风摇曳着一树粉色的千娇百媚，而小西形体细瘦，叶片鹅黄羸弱，延展不到枝尖，花开时日被小东反超，努力挤出的花蕾也开得有气无力，甚至半开而亡。

我坐在院子里，看着这两棵同时栽下的姊妹树，慨叹它们历经岁月长出差距，莫非它们下地的那一刻就确定了自己的成长目标？小东当初不急于花开，难道为的是深扎根，猛吸养，粗壮枝干，永续发展，宁可花开语迟？小西也在拼命地吸收天地精华呀，难不成它调集所有的成长力量，只为提早花开，抢先炫耀自己的灼灼韶华，吸引我关注的目光？

如果真是这样，那可就应了一句话：追求不同，生命呈现的色彩也不同。春天，小东吐着嫩芽，憋着劲向上长，丝毫不在乎一时的繁华，一门心思茁壮自己的枝干，所以长到现在，它树干粗壮，树冠如盖，粉色的花蕾一串串盛开在枝头，而小西刚吐出嫩芽，就迫不及待地调动全身的元气，挤出花苞，用早开的花朵聚焦全家人欣赏的目光，长到现在，枝干瘦削，脉络干瘪，叶片儿羸弱。有人说：“不急于表现自己的人恰恰正是生命力最强、最富有竞争力、最有前途的人。”如此说来，这两棵树的成长岂不是也印证了这种说法？它们成长的差距，到底是因为自然因素，还是我们强加给它们人的思维？能否从生命自然成长的角度求得一个比较科学合理的解释呢？

其实，我家还有两对这样的姊妹树。院子西面靠墙的花池里，有两棵我同年栽下的柿子树，相隔十米，一南一北的成长，院外还有两棵同年栽下的法桐，也是一南一北，相隔十米，比肩成长。现在，它们也像那两棵百日红一样，一胖一瘦，一高一矮。我瞅着这三对身形不协调的树陷入了思考，万物成长靠太阳，向阳性是植物的天性，阳光是万物生长的能量所在，树木本能地为自己的成长夺取更多的阳光，树有多高，根就扎多深，树冠有多大，根系的扩展范围就有多广，树的根系就是树冠在地面的倒影，这样看来，越是体格强壮的树它的根须触及范围越大，吸收营养的能力越强，大树的成长于是就进入了一个良性循环，它强大的根系和如盖的树冠仿佛用吸星大法把它周遭的水、空气、阳光和养料吸收殆尽。

这样想着我不禁心疼那棵羸弱、贫血的“小西”，如果当初我把它栽到花池东边，让它最先迎接第一缕清晨的阳光，或许现在它就是“小东”茁壮成长、灿烂盛开的俊模样；如果我把北边的柿子树栽在了南边，让它充分享受正午的阳光照射，或许它也会枝繁叶茂，红红的柿子压枝头。同样那棵瘦矮的法桐，如果和另一棵法桐调换一下位置，它也会腰身挺拔，枝干粗壮，绿叶繁茂。可惜这三棵树在被栽下的那一刻就决定了它们的成长轨迹，正如我们生而为人，无法选择自己何时出生、长在谁家。有人说：“我命由天不由我”“寒门再难出贵子”，大概也和树的成长同理吧。

可是我想说，小草也没有权力选择自己扎根何处，无论它生长的地方是肥沃湿润的平原，还是贫瘠干旱的荒漠，它什么也不考虑，只是高昂着头颅，直冲蓝天，宣示着自己不屈的生命也像松树一样强悍，所以我们从没见过一棵小草的悲喜。它坦然接受自己的命运，顺从自然，立足脚下这方土地，无惧酷暑严寒，努力扎根，心向阳光，顽强成长。当我们偶尔抱怨自己命运不济，出身寒门，就看看飞落天涯的芳草，它们会告诉你：只要坚守信念，专注内功，抓牢脚下的土地，无惧风雨，照样能开拓出一片属于自己的疆土。这并非小草的狂言，小西，我的碎碎念你听懂了吗？来年，希望你也茁壮如小东，摇曳出满树的春光夏彩。